

人名录

流沙河 ◆ 著
龚明俊 ◆ 编

含笑录

流沙河 

流沙河 著

龚明俊 编

 海南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含笑录/流沙河 著. 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7.9

ISBN 978-7-5443-2260-7

I. 含… II. 流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4745 号

含 笑 录

作 者: 流沙河

编 者: 龚明俊

责任编辑: 任建成

特约编辑: 邱 林

装帧设计: 叶 茂

责任校对: 伍登富

责任印制: 朱 军

印刷装订: 成都市火炬印务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13

字数: 220 千字

印数: 1-10000 册

书号: ISBN 978-7-5443-2260-7

定价: 22.0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汇款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, 杨秀美女士 收/邮编: 570216

目录 Contents

你可以自得…… . 1	26 . 做官与做贼
不亦乐乎二十四 . 3	27 . 大江东去狼逃尽
居然意外收获 . 5	28 . 谨向刘妈致敬
向丑端看齐? . 6	29 . 感伤的红蜻蜓
小小汤圆悟大道 . 7	30 . 腐败不惭愧
死如之何 . 9	31 . 雌伏对雄起
螺旋之感 . 14	32 . 二〇〇〇有何意义
最简易最好 . 15	33 . 城市命名谈
游心于艺 . 16	35 . 七夕灯下散记
在太阳系里太阳伟大 . 18	37 . 端午节二谈
巨人情结作怪 . 19	40 . 比饿功
为瑞不宜多 . 20	42 . 问路于翁
新无名英雄 . 21	43 . 让座于老
鸡三脚怪论 . 22	45 . 排洩于槽
一旦主义至上 . 23	46 . 鬼文化之遽衰
麻将牌的困惑 . 24	48 . 牧民之术已过时了
顾客是上帝吗? . 25	50 . 读书应该为己

目录 Contents

听说创作自由 . 51	■ 75 . 画中现实梦中景
自由批评与严肃交流 . 53	■ 76 . 散·散文·散文化
文学不是“方志” . 54	■ 77 . 同舟夜话
中国作家与诺奖病 . 56	■ 79 . 台湾诗初来时
实文和虚文 . 57	■ 81 . 诗界五品制
“最佳创作方法” . 58	■ 83 . 诗质原无古今之异
好书一定要有趣味 . 60	■ 85 . 座位问题
仅有三只鸡 . 61	■ 86 . 诗近乎梦
明星与文星 . 62	■ 88 . 技巧不会自来
鲜花毒草之说 . 63	■ 89 . 所谓诗人气质
笑读《文坛登龙术》 . 65	■ 89 . “观念落在时代后面”
考证原本是解剖刀 . 68	■ 91 . 悲壮过头
五读《水浒》记 . 70	■ 92 . 给诗算个命吧
再见吧,老一套! . 71	■ 94 . 到书本中去
理论如绳梯 . 72	■ 99 . 说高考作文题
代挽联赞巴金 . 73	■ 102 . 零的质疑
为书画进一言 . 74	■ 103 . 天人合一说明堂

目录 Contents

所谓羊大为美 . 104	■	123 . 阑尾酒与烂尾楼
流火说星空 . 105	■	124 . 令人发笑的诗序
大放厥词的厥 . 106	■	125 . 道家茶的妄说
释 家 . 107	■	126 . 守旧我喝盖碗茶
说 类 . 108	■	127 . 轮胎和灯泡有洋尾
换一角度看龙 . 110	■	128 . 贝多芬与裴多菲
违理悖时的成语 . 111	■	129 . 华人喜悦之词
齿落狗窦大开 . 113	■	131 . 笑说蟹文之灾
俗语雅言 . 114	■	133 . 滥俗的欧化句
弗洛伊德以外 . 115	■	134 . 假小心的语法
是什么是什么 . 116	■	135 . 陈垣斥“远东”
蠢虫的美化 . 117	■	137 . 二挑金庸
旧时之厕坑 . 118	■	141 . 鹏飞也不逍遥
可怜的李后主 . 119	■	143 . 飞仙仿佛外星人
明代宦官何其多 . 120	■	144 . 洗耳与舔臀
明代淫风之炽 . 121	■	145 . 天籁没有声音
两处桃花源 . 122	■	147 . 环中与中庸

目录 Contents

道不明白是真道 . 148	169 . 审视无为主义
天府与葆光 . 150	171 . 抱瓮老人如是说
以梦境喻人生 . 151	172 . 古之读书无用论
笼养野鸡想故林 . 153	174 . 庄周笔下之龙
养好生命的火炷 . 154	176 . 知识武装了强盗
心斋与拍马术 . 156	177 . 大盗盗窃了国政
身处有用无用之间 . 157	178 . 强盗也要讲道德
内德充实之美 . 159	179 . 智有四大害处
以失为得说坐忘 . 160	181 . 悲哉,人类之马
编曲不是作曲 . 162	183 . 鱼到底乐不乐
混沌一开窍就死了 . 163	184 . 谈《庄子现代版》
并趾与歧指 . 165	186 . 四面看庄子
人伪摧残天真 . 166	189 . 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
圣人帮助盗贼 . 168	197 . 编后语

你可以自得……

六十年前,我三岁,住在成都市北打金街良医巷(晾衣巷)。一日悄悄溜出大门,跑到巷口,呆看街边挑着担子卖糖果的,舔手指,流唾液,不知不觉跟着糖果担子向前走,愈走愈远,涎而忘返,害得家中母亲惊惶,领人四出追寻,跑遍十几条街巷,以为我长相乖,被拐子偷走了。最后,谢天谢地,终于在东大街找到我,还在呆看糖果担子,舔手指,流唾液。

五十年前,我十三岁,住在金堂县城槐树街,读初中一年级。春季同本班同学由教师领队去广汉县三水镇修筑飞机场半个月,喜见盟军B29重型轰炸机雁序蓝天,远炸日寇东京去也。秋季哭闻国军血战衡阳,牺牲惨痛,不得不大撤退,致使日寇追到贵州独山,陪都重庆震动。虽虫儿小我亦深切感受亡国灭种之威胁,遂读文天祥《正气歌》而很快能背诵。

四十年前,我二十三岁,住在成都市布后街省文联,做《四川群众》月刊编辑,写些短篇小说,读契诃夫,读马克·吐温,读莫泊桑,唱前苏联歌曲,看前苏联电影,崇拜斯大林,学《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》,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“深入生活”,赞美农业集体化,协助基层强迫农民卖粮食给国家,梦见共产主义明天,要好左有好左。

三十年前,我三十三岁,住在成都市北郊省文联农场,戴右派铁帽子已有八年,恶名远播,人避我如瘟疫,我避人如芒刺。昼则炊饭养猪,按季节种

油菜植棉花。夜则深钻《说文解字》兼读天文学的初阶著作。闲适便抄《声律启蒙》自娱，观星辰，伴猫狗。看报刊而惊心，逢棍棒而丧胆。畏闻五类分子之提法，怕见四清运动之批斗。犹记农场场长赠我良言有云：“不要读你那些古书，争取早日摘帽要紧！人一辈子有几个三十三啊！”

二十年前，我四十三岁，押回故乡金堂县城拉锯钉箱已有九年，家抄了又抄，人跪了又跪，做不完的无偿劳役，写不尽的有罪自谴。想起昔年农场，好像梦回天堂。落到今日绝境，便是身陷地狱。

十年前，我五十三岁，回到省文联《星星》编辑部继续做反右派运动前我做过的那个工作已有五年，得了奖，出了国，张了脸，翘了尾，说些捧场话，写些帮腔诗。拼命积极，改革就像是我家的事务。抱病工作，胃病似乎是他人的溃疡。著文随抛新名词，发言乱骂老棍子。可笑可笑，该挨该挨。

今年，我六十三岁，住在省作协宿舍楼，身衰杞柳，诗散云烟，壮志已全消，往事眼前过电影，痴心将半冷，旧交头上起霜花。淡淡的悲伤，深深的惆怅。演南华经成现代版，仿东方朔著Y先生。提篮去买菜，写字来卖钱。

每一个前十年都想不到后十年我会演变成何等模样，可知人生无常，没有什么规律，没有什么必然。或富或贫或贵或贱，或左或右或高或低，无非环境造就，皆是时势促成。

所以我要劝人：你可以自得，但不应自傲；你可以自守，但不应自卑；你可以自爱，但不应自恋；你可以自伤，但不应自弃。

（原题《回望流年》）

2. 不亦乐乎二十四

炎夏中午，拉粪车过拱桥，江边树下小坐。此时风摇岸柳，摸钱买一大杯加冰洒瓜洒，嚼麦秆细吸之，不亦乐乎？

雪夜读书，吩咐小儿灶下夹来烘笼一个，踏在脚下，觉得温暖透过脚心，上蹿到踝，到胫，到膝，到股，到胯，到腹，到脐，到胸，到腋，到背，到颈，直到脑海深处，不亦乐乎？

牛棚半夜睡醒，独对窗前皓月，遥闻管教干部声声鼾鼾，乃偷偷默诵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渐渐忘乎其境，竟至背出声来，不亦乐乎？

邻有泼妇，因厨饌被谁人偷吃了，怀疑我家小孩，便在院中指桑骂槐，语不堪听。忽查明偷嘴者乃其么儿，当场丢丑，气得顿脚号哭。隔树阴倾听之，不亦乐乎？

早起散步林间，已有七分饥饿，遥闻林外儿女呼唤：“爸吃饭了！”不亦乐乎？

读《诗经》朱熹注有疑问，写批语于书眉反驳之。若干年后，发现早有前辈反驳过了，其说与我吻合，不亦乐乎？

食水蜜桃，随手埋核。多年后，重来游，见已开花结果，不亦乐乎？

旧作早已批臭，今又出版发行，不亦乐乎？

晚步长街，心头忧郁。忽遇髫年同窗，呼我小名“水娃”，拉去饮酒话旧，不亦乐乎？

谀美主人茶好。主人说：“还有更好的呢。”随即赠我一袋，不亦乐乎？

入座静听花花公子宣讲精神文明之重要性，不亦乐乎？

文友茶聚，七嘴八舌，古今中外，无所不谈，惟不谈及升官发财一类事情，自午至暮，喧闹不已，直到肚子都饿响了，方才各自回家去也，不亦乐乎？

远游偏僻山村，忽见筒车筑水灌田，轮轴旋转，咿咿呀呀有声，仿佛回到半个世纪以前，不亦乐乎？

广场遇雨，躲到商店门前，愁看檐滴不断，十分无聊。忽见邻居女子擎大伞回家去，急往投靠，幸蒙嘉纳，不亦乐乎？

听大报告，躲入会场一隅，坐在“小广播”与“多嘴婆”之间，不亦乐乎？

入城办事，过街被撞，一把揪住骑飞车的黑汉，正欲问罪，那黑汉惶悚地叫一声“大表哥”，渐露笑容。乃放手逼视之，认出他是多年不见的小表弟。街边把臂话旧，立尽斜阳，不亦乐乎？

戒烟三年，偷照镜子，发现满嘴黑齿变白，不亦乐乎？

终于挨到退休，从此可以公然不去开会，免得再随大流表些假态，不亦乐乎？

胃痛疑是癌症，暗自嗟伤。大便出血，住院检查。医生塞软管入胃囊，目窥管端镜头许久，宣布说：“胃里干干净净，没有包包块块。”心中石头落地，不亦乐乎？

小猫抓挠床下杂物，衔出一张去年遗失的五十元大钞，正好拿去买葡萄酒切卤牛肉全家享受，不亦乐乎？

夜晚停电，忽觉环境寂静可爱，点燃鱼烛，闲翻《史记》，不亦乐乎？

访亲戚家，翻照相簿，目睹自己童年留影，不亦乐乎？

同院邻居有中学生持卷来问一道平面几何难题。当即作图，苦思良久，仍不得解，担心自己下不了台。后来试着添一条辅助线，终于迎刃而解，不亦乐乎？

旧年除夕洗脚，夫妻灯下互相帮助剪脚趾甲，不亦乐乎？

居然意外收获

你想自我感觉良好吗？想，就去练习书法。门一关，袖一绌，笔一挥，你就是一张白纸上的国王了。你拥有绝对的全权。横扫纵批随你，硬搦猛撮随你，扭筋拧肉随你，左倾左斜随你。如果草书，便是鬼画桃符也随你了。你在金钱面前曾经一跪二拜，你在长官面前曾经三低四下，但是现在，你驾凌于白纸之上，可以傲然自主。这样一来，自我感觉当然就良好了。不过这只是书法的入门。

入门既久，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，如果稍具天赋，你就可以渐臻艺境，从傲然自主到超然自雄，从超然自雄到怡然自得，从怡然自得到恍然自放，无虑无碍，忘我忘人。说来容易，其实做不到的。要吃饭，要穿衣，要上班，要管家，还要蝇营狗苟，哪容我们恍然自放。不但放不成，就是怡然自得也不易啊。在下写字，偶有怡然，但无自得，却已知足，不敢多求，入门容易登堂难，岂止书法如此，百工莫不皆然。何况写字不是手艺，而属心艺，书法艺品不是工艺产品，而属精神产品，当比百工更难登堂。

有读者嘲笑我在吹牛了。他说：“什么精神产品，不是也卖钱吗！”是，也卖钱，而且卖得贱，远不如高档的工艺产品，更不如错版的邮票钞票。但是，你不可能批量创作书法艺品，毕竟这是心艺范围内的东西。说到这里，我很胆怯，因为电脑已经能够“创作”颜柳欧苏赵各家字体了。书法贱卖，恐亦时代使然，奈何不得。当然也有文化政策方面的原因，不想多究。便有贵卖，亦卖名而已矣，实不涉书法也，有啥意思。书艺最势利眼，那个人是晓得！

成都杜甫草堂内的好雨轩老板叫我拿字去，他裱好挂卖。试卖三月，生意还好。我跟不上时代，即不会歪嘴唱诗，又不会闭眼作文，更何况歌德诗啦颂美文啦写了也卖不脱，而又不会瞎编怪事，倒不如去卖字。怕就怕江老板把价钱标高了，令我愧作。有顾客嫌贵了，文友贺星寒在现场替我辩护说：“这些对联都是流沙河创作的，不仅仅是书法。”顾客似觉此话有理，买了两副，带回台湾。文友黄家刚又觉得这些对联颇富趣味，还著文给表扬。这些都是我写字的意外收获，添三分怡然，带半分自得，而不必惭自家书法之拙劣了。

（原题《不如去卖字》）

4. 向丑端看齐？

吾蜀书法大家半黎李老，半个世纪前的南下干部，今离休已多年，一直免费为人写字，有求必应。往年腊月，还要下乡去代人写春联。成都春熙南段德仁堂招牌字，是他壮年之笔，气势浑厚，字若其人，肥腴中透露出仁慈来，甚佳。李老以写字为人民服务，兼娱自家情怀，利人且乐己焉，而“得”在其中矣，还收什么钱呢。求字者日日持纸排队来，满城都见李老墨迹。破烂理发店，苍蝇小馆子，壁上也贴他的“松鹤”横幅。近三年来，春秋高了，写不动了，轮椅上放假了。去岁成都字画拍卖，别人拿出他的单条，叫价一百，竟无人要。字非不佳也，多了不值钱也。吾为李老不平，怏怏久之。

在下晚生，肘弱笔劣，难望后尘。奈何十多年间，常常有客索字，不好一味藏拙，也就写写。初不收钱，后见别人都先富了，又见索字者拿去卖了钱，

乃一改初衷，从廉收费矣。该算是卖力兼卖名，毕竟有异于经商嘛，所以不承认卖字是下海。不过，到底有愧于前贤的高风，收钱时总觉得不好意思，往往画蛇添足对购者说：“挣点钱，好医病。”又怕举头三尺，神明听见，助我一语成谶，岂不坏了命哉。

近来闻说官员写字，或曰题词，都是有价钱的。官阶高到某级，尺幅要收五千。如果字追颜柳欧苏，五千也值。可笑他的字竟似重症肌无力，蜀人叫撮仔，扶起来都要瘫下去。我五岁发蒙时，都比他写得好。他是怎样想的，我不了解。如果他想：“还有官员不写字也拿钱，我毕竟写了嘛。”这话也对。我们都向丑端看齐，世上便没有人被视为贪鄙之徒了。

(原题《写字卖钱三种》)

5. 小小汤圆悟大道

天朝心态皇帝有，官吏有，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也有。犹记吾乡百姓编故事笑洋人吃汤圆，说那钩钩鼻子轻轻咬开，拈在眼前逼视许久，见汤圆皮子内外皆无包合的痕迹，便探问汤圆心子是怎样弄进去的，惹得天朝百姓笑他愚不可及。事过五十年之久了，到现在我才想起真该问问为什么汤圆上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。今试答之。

糯米磨细，做成汤圆粉子。调水搅匀，捏成汤圆皮子。本来是散粉，风都吹得跑；调水一搅，就“团结”起来了。水能使散粉微粒变糍，粘成一团，正如共同利益能使群氓齐心，结成一帮。对那千万微粒而言，水就代表共同利益。无水则无汤圆皮子，所以君子不耻言利。然而，汤圆皮子包了汤圆心子，轻轻

搓圆,仍有包合痕迹俨然分明。必待投入沸锅煮熟,痕迹方能消泯不见,达到真正“亲密团结”。这是因为加热促使分子剧烈运动,重新组合,融成“无间”状态。沸锅在这里代表什么呢?代表共同热情。先有了共同利益,后有了共同热情,义利俱备,缺一不可,这种团结方能持久,不会破裂。

不过实际操作起来,偶有汤圆不幸破裂。原因有二:一是没有遵嘱“轻轻搓圆”,你搓重了,致使皮子某处太薄,一胀就破;二是你扭炉火太旺,沸水滚滚,热情过头,一冲就裂。无论哪一原因,只能怪你想吃汤圆心情太急。急则不耐烦轻轻搓,急则不耐烦小火煮,皆必贻事。欲速则不达嘛。

且说汤圆下锅即沉,沉底不动如潜伏之间谍,火候一到纷纷浮上水面,各自游弋转圈,互相挤撞,活泼好玩。可就是不翻身,北半球老在上,南半球老在下。这样下去,北半球温度低,永远夹生,南半球温度高,必定过熟。正在犯疑,哈,忽然一个个相继翻身了。原来汤圆有灵,晓得自己翻身。其实很好解释。北半球温度低,膨胀少,比重大。南半球温度高,膨胀多,比重小。轻重岂容长久倒置,火候一到,在上的一面翻下去,在下的一面翻起来,乃自然之理也。过几分钟,一个个的又一次翻身了,南北易位。过几分钟,再次翻身易位。四翻五翻之后,南北两半球同步被煮熟,绝无夹生之虞,亦无过熟之忧。啊!自然之理,即大道也,汤圆都服它管!

吃汤圆总希望皮子薄心子多,殊不知皮再薄总不能薄过某一极限,心再多也不能多过某一极限。超过极限,下锅会烂,让你空喜欢。人间万事莫不如此,你不可能两头的好处都攫到手。

汤圆要好吃,可蘸白糖芝麻酱。里应外合,当场奏凯。最后,劝告教条主义者切勿吃汤圆,因为地球上找不到真正圆球形的汤圆。地球本身都微扁其南北两极呢,何况小小汤圆。

6. 死如之何

客：你怎样看待死亡？

河：王羲之引古人言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天大地大人大，这三大之外，死生为第四大，所以说“亦大”。说这话的古人是谁？是《庄子·德充符》篇中的孔子。“死生”在这里是偏义复词，就是死。王羲之紧接着感叹说：“岂不痛哉！”可知与生无关。如果活着，还痛什么。总而言之，死为第四大。旧时丧家举哀，门额书“当大事”，便是承认了死亡为大事。不是某一家，国人皆如此，已成传统观念了。孔子的学生子贡说：“大哉死乎，君子息焉。”言如诗，感动我。死为大，大在息。生劳作，死安息。古今的正派人，即君子，上自圣贤，下至百姓，皆能如此。这也是我个人的死亡观，人应该死得“大”。

客：你愿意怎样死去？

河：现代社会每一秒钟都有意外死亡发生，由不得我们愿意不愿意。如果有幸不死于横祸，能享尽天年，我愿意在僻静处，不痛苦，不恐惧，不怨恨，自然死去。如果要立遗嘱，必须写明不要公家讣告，说我这好那好。谥尸是可笑的，等于嘲弄死者。我一生画满了逗号、顿号、省略号、破折号、惊叹号。临到结尾，希望讨个句号，以求了断，千万来不得疑问号。能这样死，算是享足死福，死得很“大”，赞曰“大哉死乎”。死福只是人生美好的愿望之一而已，鲜见有获享者。不痛苦，这很难，脑卒中的猝死，说去就去，一撒手就走了，较之癌症折磨，辗转病榻，痛得死去活来，要少得多，或许仅百比一。不恐惧，就更难。阎罗十殿酷刑，今人都不信了，也不再恐惧了。但是死亡毕竟是未知的领

域,因陌生而恐惧,终究难免。南齐谢朓为人所作墓志一篇,结尾四句,替墓中人感伤“风摇草色,日照松光”这太阳下的风景不可复睹,接着悲叹“春秋非我,晚夜何长”这墓中的没有四季变化的长夜漫漫永不自旦之苦,让我们窥见古人之所惧。今人由于殡葬改革,不可能再有那种诗意的恐惧(唉,也是一种损失)。但是肯定另有所怕。家慈在世之时,多次说到“最怕过火焰山”。后来目睹遗体焚化,至为惨烈,我也怕了。所幸者第三不,不怨恨,我肯定做得到。不怨自己福薄,不恨他人整我,这得感谢孔孟老庄诲我。

客:你在前面谈到“君子息焉”指“古今的正派人”而言。请举例以说之。

河:孔子之死,最动我心。死前七日,他就告知弟子子贡:“昨暮,予梦坐奠两柱之间。”这是殡仪之象,他已预感。还唱了歌:“太山坏乎!梁柱摧乎!哲人萎乎!”(引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何等的从容啊。两千年后,有人据此做了上联:“太山颓,梁木坏,哲人往矣。”下联出自《庄子·列御寇》:“天地棺,日月葬,夫子何之?”堪称儒道合璧,死得潇洒,挽得高明。古代的真君子只争这个,不争殡仪规格待遇。曾子之死,让人知晓何谓坚守原则。病危快断气了,他还吩咐儿子扶他起床,立即撤去豪门大夫送给他的高级竹席,以求死得正派。竹席撤换了,落枕便断气。更早些的伯夷叔齐,抨击武王伐纣“以暴易暴”,拒食周粟,饿死首阳。兄弟俩为原则而殉身,三千年来,受君子仰慕,受小人奚落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置伯夷叔齐于列传之首,何等的远见啊。就是这个司马迁,硬顶着侮辱,死于《史记》脱稿后,正是“君子息焉”。陶渊明之死,少见的从容。预写自挽诗,又写自祭文。甘心贫贱,勤耕苦作;病于营养不良,死于劳累过度,却无怨言,更不恨谁。自祭文结尾问:“人生实难,死如之何?”正是生劳作死安息的意思。我口头的君子这个概念,既然泛指古今的正派人,可知并非阶级概念。寻常百姓中,君子也不少。我曾有幸同一群木匠共事十二年,熟悉他们。他们中间,一些所谓“旧社会来的”老木匠,勤劳本分,厚重讲礼,多系君子,对我谈不上好,但都为人正派。他们一个个的生则劳作,